

作者 = 陈晓玲 胡 果



两只眼睛 两个人



雨季青青草



慢慢睁开你的两只眼睛
你猜不到我是谁……



时代文艺出版社

雨季青青草

两只眼睛两个人

陈晓玲 胡 果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牌编目(CIP)数据

雨季青青草/陈晓玲等编.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0. 12

ISBN 7-5387

I. 雨… II. 陈…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8349

雨季青青草

作 者:陈晓玲 胡 果

责任编辑:刘德来

责任校对:焦子晗

装帧设计:杨 群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吉林省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1800 千字

印 张:90

版 次:200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0000 册

书 号:ISBN 7-5387-1497-4/I·1442

定 价:138.00 元(全十册 每册:13.80 元)

内容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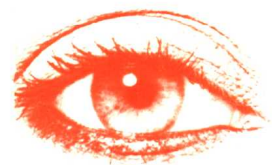
一个美丽而清纯的十八岁女孩突然想着要在火热的夏季放飞风筝——一只漂亮的蝴蝶。

可就在她想要放飞风筝和连同放飞自己的心情的时候遇上了一位流浪的盲人歌手，在接触的过程中，女孩被盲人歌手那不能用眼睛而只用心去感觉生活与生命的真挚与厚重所深深打动，好几次都感觉到了盲人歌手的眼睛能透射出生命的光芒并为之深深震惊与感动，就在女孩情不自禁地爱上盲人歌手的时候，那个送她漂亮的“蝴蝶”的男孩又走到了她的身边，然而女孩却在最后不得不分别送走了那个男孩和流浪的盲人歌手从而告别自己的十八岁。

作者 = 陈晓玲 胡 果



两只眼睛 两个人



作者小语

陈晓玲白话：有空到月亮城坐坐

胡果语录：最动人的总是那些说不完的诗句

大脚哥哥谐评：

这本书是陈晓玲和胡果的得意之作，得意到盲人也喜欢的地步。像这样的两个妙龄女作家是不是已经佳人有约了？她们可都是校园小说家中的黑马，当然也等待着“黑马王子”的出现！想知道她和她的电话吗？请拨119!!!

第一章

中午，我从睡梦中醒来，突然想着去放风筝，我就去了。

我没有跟任何人说，我戴上墨镜，拿着去年的那个“美丽的蝴蝶”骑着单车出发。顿然间，我成了城市里一道特别的风景。

所有的过路人都以我为中心，以我单车架上的“蝴蝶”为中心。

我不知道那些人会不会把我和那只“蝴蝶”做一次比较，是我美还是“蝴蝶”美？

那些人看得很仔细，我从他们的眼神中看得出来，他们看我和我单车架上的“蝴蝶”都特别的仔细，几乎都是用一种研究的眼光在看。

我笑着，我一路上向他们友好地挥着手，但他们极其不友好，他们对我的微笑对我的挥手无动于衷，他们的眼神很茫然。

于是我对他们失去信心了，我想他们以这种茫然的眼光来研究我和我单车架上的“蝴蝶”是研究不出结果来的，或许说是研究不出正确的结果来的。

但是我很大度，我依然一路上对他们微笑着向他们挥着手，甚至吹两声口哨。



我的口哨吹得特别的响亮，如果不是亲眼看着是发自我那漂亮的嘴唇，是没有人会相信的，我吹口哨如男孩一般响亮，或者胜过一些男孩。

其实我当初不是刻意要学吹口哨的，当我学会后也就会常常情不自禁地吹口哨。

养成吹口哨的习惯是因为我比别人都吹得响亮。

那个时候，能把口哨吹得响亮对于我来说仿佛是一件很光荣的事。

此刻在街道上吹着口哨，引来更多人的目光的时候我在突然间感觉它并不应该是一件特别光荣的事。

那些因为我的响亮的口哨声而回头的眼神里，含着一种朦朦胧胧的说不清的意味，我不喜欢那种朦朦胧胧的意味，于是我不再吹口哨。

我哼着歌，我哼出了声。

我的歌声再次引来一路的目光，但是没多久我就发现其实那些看向我的目光肯定不会是因为我的歌声而老是跟随着我。

我的歌声不美，不是那种让人听了就还想听的歌声，我的歌声没有一点点特色，我甚至感觉我的歌声还带着一种骄气，连我自己都不是很喜欢更别指望别人喜欢了。

那些人的目光之所以老是跟随着我是因为我在街道上实在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当然，我并不是说我漂亮的外表给人一种特别的感觉。

此刻的目光纯粹是因为我特别的行为。

真的，我的行为很特别。

当我意识到这点的时候，我仍然哼着歌依然用力蹬着自行车依然朝我要去的地方去。

我骑车来到城郊的那个叫凤凰山的山坡脚下，我锁好自行车，拿着“蝴蝶”往山坡上爬去。山坡上没有一个人，并不是因为此刻正是午睡的时间，而是因为这个季节不是放风筝的时候。

一个火热的夏季！

一个热得使人发疯的夏季！

一个根本就不可能放风筝的夏季！

但我来了，来到这个小山坡。

我往山坡上爬去。

激动而兴奋。

我不知道我的这次疯狂的举动是受了哪根神经的指示，反正我在这个火热的夏季放风筝。

“蝴蝶”是去年放风筝的季节买的，是一个很酷的男孩给我买的，还没有放过一次，是新的。

那个给我买“蝴蝶”的男孩叫子枫，很美的一个名，与他的外貌实在有点不相称，当一个男孩没有漂亮的外表的时候，一般都会说他很酷。

子枫很酷，与他比较瘦削的身材没有关系。



子枫很酷恐怕跟他会吸烟会吐很漂亮很能迷惑人的烟圈有关。

子枫很酷恐怕还跟他会调颜色很好看的冷饮和会吹很响亮的口哨有关。

但或许与我所说的这些都没有一点关系。

子枫的酷有时想想是没有任何理由解释的，反正他那个圈子里的人都说他很酷。

我的美丽的“蝴蝶”就是他那样一个会吐很漂亮的烟圈会吹很响亮的口哨会调颜色很漂亮的冷饮的很酷的男孩给我买的。

我说不上喜欢，也说不上不喜欢。

反正当时他给我买的时候我根本就没有想到去放风筝，他当时是叫那个长得白白净净的没有一点阳刚之气的阿庆给我的，阿庆给我的时候只说了一句“有人送只风筝给你”，然后就什么话也不说就转身走了，我莫名其妙地拿着那只风筝，因为它特别的漂亮而没有扔了它，我把它拿回了我宿舍，一直没有放过。

我拿着风筝爬到半山腰就走不动了，我累得气喘吁吁，心狂跳不已，我一下坐在了地上，最后躺在草丛里。

草很绿，在炎热的太阳烘烤下散发着一股诱人的清香。

我一口接一口地做深呼吸，梦想着把那绿草的自然清香全

部吸进肺部。

我是需要点自然清香的空气中的。

我想我的肺特别地需要这种极其自然的清香空气的滋润。

我的肺在这一年来被烟雾所充盈着，每天都会被浓浓的烟雾袭击，我的肺恐怕都被烟雾熏黑了，因为我吸烟很厉害，胜过许多的男孩。

在我学会吸烟的时候我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过会把肺熏黑，就是在这以前我也是没有想到过的。我是此刻呼吸着自然清香的绿草味道时突然想到的。

我突然想到我的肺肯定因为吸烟吸得厉害而全部黑了，我想到的时候我就更加迫不及待地呼吸着这自然的清香空气。

我在草丛里躺了好一阵。

我喘过气来，我呼吸够了，于是我站了起来，拿起风筝继续往山坡上爬去。

我想爬到山顶去。

我想站在城市的最高点放飞我那美丽的“蝴蝶”，连同放飞我的心情。

在中午醒来的时候我只想到要去放那只美丽的“蝴蝶”而没有想到要“放飞我的心情”。我也是在突然间这样想到的，我甚至觉得我想要放飞“蝴蝶”纯粹是为了放飞我的心情。我的心情是什么，我想我还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概念。

我的心情在我的脑海中还是一片模糊，只是模糊中有一个



核，有一个模糊的但具有一定能动性的核指使着我这般去想，去想要放飞自己的心情。

我爬到了山顶。

山的顶端有风，过滤着热浪的风，让人感觉一丝凉意掠过心间。

我站在山的顶端久久地注视着不远处的那个繁华透顶的城市。

注视得久了，我就感觉很厌倦，是城市里的嘈杂让我感觉厌倦的。

就是站在山的顶端居然都能够听见城市里的嘈杂真是让人受不了，我想我是真实地听到了城市里的嘈杂声而不是我自己对城市里的那种熟悉的嘈杂在此刻只有一丝微弱热风声的耳畔中的幻想。

我把目光从城市收了回来，我看着我手中的漂亮的“蝴蝶”。

就要放飞了，对吗？

我的心情在一瞬间沉重起来，但放飞的决心是没有一丝的摇动的。

我伸出手细细地触摸着那只漂亮“蝴蝶”的每一处地方，犹如触摸着心中疼痛的记忆。

我必须放飞它连同放飞我的心情，要不我将永远留着我十

八岁的一份疼痛的记忆。

我举起了漂亮的“蝴蝶”，我开始在山的顶端奔跑。

我跑得疯狂至极！

在阳光下，在山的顶端，我虔诚地想要放飞我手中美丽的“蝴蝶”连同放飞我的心情。我是极度的悲伤还是极度的喜悦？

奔跑中，“蝴蝶”慢慢地升了起来。

奔跑中，“蝴蝶”打了转就栽到地上。

我收起它再次迎着山风奔跑，跑得疯狂至极！

“蝴蝶”又一次被迫升起，又一次栽在地上。

我没有失望，我失望就不是我。

我继续奔跑，我必须在这个火热的夏季放飞我的“蝴蝶”连同放飞我的心情！

我必须！

一次。

再一次。

再来一次。

“蝴蝶”升了起来。

在那迎面而来的热风中，“蝴蝶”升起来了，比任何一次都升得高，高高地在山顶上飞着，那两只颜色艳丽的翅膀在热风中轻轻扇动着，显得有点吃力也显得有点不情愿。

我流泪了，且泪流满面！



我流着泪牵着手中的线没有丝毫恐慌感。

我跟在“蝴蝶”的后面跑着，疯狂地跑着。

我在突然之间，想要收回，收回我的“蝴蝶”。

奔跑中，我突然想着要收回我的漂亮的“蝴蝶”，我突然想到要收回我的心情。

我还想着，不是吗？

我还深深地想着子枫，不是吗？

我此刻的眼泪是我还想着子枫还想着那些日子的最真实的印证，不是吗？

那些往事，那些往事中的疼痛比起此刻漂亮“蝴蝶”真正要远离我而在我心中产生的痛似乎要深刻得多。

我是丢不掉那些往事中的疼痛的，我似乎也是不应该如此这般就把往事的疼痛就丢掉的。可是！

可是我必须丢掉，可是我不能老是沉静在一种痛苦的折磨中，可是我不能老是守在过去的记忆里，我得找回我自己。

一种极其矛盾的心理让我痛苦万分。

在中午醒来睁开眼的时候，原以为我把“蝴蝶”放飞就能忘记一切，但是没有。

当“蝴蝶”真的离我有一点点远时，我感到心痛得要命，我感到矛盾得要命。

子枫是不是感应到了我此刻的心情？

要不，那“蝴蝶”怎么会在突然间摇摇晃晃地开始下落，往山脚下飘落。

下落的“蝴蝶”或许是为了让我重新整理自己的心情的。

下落的“蝴蝶”恐怕是让我重新整理自己过去的生活的。

下落的“蝴蝶”是为了让我在生命中重新认识自己的。

我跟在“蝴蝶”后面跑着，跑下山。

我的“蝴蝶”栽在了山脚下，我朝着它跑去。

我看见了“蝴蝶”，看见了它那色彩艳丽的翅膀在青青的绿草丛中若隐若现，看见了它美丽的尾巴在微弱的热风中轻轻摇曳。

我停止了奔跑，我放慢了脚步，我的一颗心在看见了我的“蝴蝶”的时候平息了下来。我感觉有点兴奋。

一种莫名其妙的不知道怎样产生的兴奋从我的心底慢慢地升起。

我感觉我的这种兴奋与那只在草丛中若隐若现的“蝴蝶”有关。

我还冥冥中感觉我的兴奋除了跟那只下落的“蝴蝶”有关外还与其它的不可知的什么有关。真的，这种意识有点强烈。

我走了过去，我怀着一种兴奋的心情朝着我的“蝴蝶”走了过去。

我看见我那完整的“蝴蝶”时看见一个不完整的人。



我惊呆了！

我不知道那个人是死人还是活人。

我看不见那个人的脸。

我的“蝴蝶”完完整整地遮盖着那个人的脸。

我轻轻地，轻轻地不弄出一点响声地往前走，细细地看着那个躺在绿草丛中一动不动的人。

从体型上看，是一个男人，一个很强健的男人。

那条半成新的牛仔褲的褲角是故意用剪刀剪成的一种很新颖的图案，两条褲角的图案是不相同的。

那件火红的 T 恤正面左胸部印着几个白色的字——我爱着美丽的你。

那把放在他旁边的吉他也很旧了，琴把上因为弹的次数多而有了凹痕，被他枕在头下的牛仔包已经发白，而且已经不太看得清颜色。

我又朝他走近了几步，我已经敢肯定他是一个活人，我从他那胸部紧身的红 T 恤轻微地动着感受到了一种有力的心跳。

我站在离他一米远的地方静静地望着他那跳动着的胸部，仿佛感觉他的心是在胸部的红 T 恤上跳着，极其有节奏有力度地跳着。

看久了，甚至能感受到一股奔腾的鲜血在心跳中射向动脉血管的力度。

那是一种极具诱惑的有力心跳。

它让人想到疯狂。

瞬间，我有点心动。

那种有力的心跳我还是一次看到。

那种有力的搏动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我的心跟着那火红 T 恤上的心跳快速地跳动着！

我说把风筝还给我。

那个人动都没有动一下，也没有说话，如果看不见他的心跳你会以为他是死人。

我加大声音说把我的“蝴蝶”还给我。

他说话了，他说把你的“蝴蝶”拿走，他说话时依然不动一下，他周围的那些绿意正浓的青草倒是在风中摇摆着轻轻地在他那火红的 T 恤上磨蹭，似在感受火红的张扬。

我站着没有动，我被他的声音所迷惑。

他的声音带着一种沙哑的磁性，带着一种沙哑的音乐。

我不是看见他旁边的那把吉他才这样说的，我真实地感受到了他声音中的诱惑。

他说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他说我叫你把你的蝴蝶拿走。

我说可是它落在了你的脸上，你递给我好吗？

我完全可以蹲下去拿起我的“蝴蝶”就走，可是我想听他说话听他的声音甚至还想看他那在火红的 T 恤上跳动着的强有力的心。